

以啟山林—臺三線的社會創新

邱星崑*

壹、前言

我們穿越溪流、爬過山嶺，來到一座高山腳下的冷泉旁。晚飯後，開始攀爬陡峭崎嶇且佈滿密林的高山。嚮導不停地用長刀砍除纏繞的樹枝和其他障礙物，這一段登高旅程如此困難，連最英勇的人也要摒住呼吸才能前行…這個區域是漢人與土著的分隔線。山谷部落的一群生番拿著刀、弓箭和標槍爬上山頭向我們走來。經過手勢交談，生番准許我們進入他們的領域。

1872 年 12 月 (Mackay 1927: 252-253) ¹

*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畢。現任耕山農創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¹ 轉引自胡家瑜，〈從移動的空間到轉變的地景——對於賽夏社會變動性與

馬偕醫生造訪過臺三線十二次，記錄下百年前的竹苗交界。日記裡，來自馬偕讚嘆美景，也深刻記錄漢番之間的密切互動。從竹東到大湖，四縣客家、海豐客家、泰雅族、賽夏族，短短六十公里內，竹苗臺三線繞出一幅幅動人的山水，也繞出驚人的多元文化。一百五十年前，泰雅、賽夏、客家共同開發了這片豐饒山林。國際價格與白銀一比一的昂貴樟腦、日本人喜愛的番庄茶、席捲歐洲的東方美人茶、珍稀的高山木材等珍奇物藏，使臺三線一直餵養著國際。在臺灣，只消這條細細的山陵線，就能拉動整個世界。

臺三線，沿著臺灣西部的淺山丘壑蜿蜒起伏，像是一條血管，遞送著山林的脈搏。曾經，山歌與山嵐交織迴盪，浸潤著山谷間青翠的茶園；山丘上拉起撲鼻香的炊煙，蒸騰出多用途的樟腦砂；迷茫中，只聽見有人大喊「倒樹了！」，數人合抱的大樹轟然滑下山谷；沒想到卻傳來金鐵敲鳴聲，原來是礦工走入山腹奮力開採黑金……

臺三線的山林演奏著激越的交響曲，那是放眼世界的氣魄。事實上，馬偕的到訪，只是臺三線與世界緊密互動的一小角，是綿密線索的一小節；馬偕為傳教到來，傳教的前提是聚落，而聚落的前提則是產業。馬偕的見證，恰恰說明了世界貿易體系的紋路，就嚙咬在這條山陵線上，其接榫之處，正是散布在臺三線的聚落以及背

穩定性的另類思考》，收於黃應貴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335）

後支撐的產業。這些看似純樸的田園以及老屋，其實都是19世紀國際貿易的結晶。如今，這一片秀麗山水與人文風情吸引著新興想像世界的降臨－高雅歐式品味混雜著素樸鄉村風情。

臺三線，曾經是獵人馳騁的獵場以及山歌飄盪的茶園，化為一棟棟高聳的歐式小木屋；農鄉的生活總體被壓縮成單一產品的形象，所謂一鄉一特色，都是觀光化後發明的特色，更不用說其餘隨處可見的廉價複製品，容易讓人滋老街高度雷同的觀感。這個高雅與庸俗的混合想像，僵固了我們對地方的感知，遮蔽了在地生態與人文資源豐富的事實。在混雜想像的帶動下，山林如同都市一樣開始更新，貼滿兜售農地農舍的廣告，文化仰賴依存的土地被連根刨起。於是，突兀歐風的飛地盤旋，在地生活變成塑膠射出玩具。

馬偕見識的美好至今仍然存在，地方的本真性就在日常生活的儀式、諺語、勞動以及產業之中。只是如今動輒以奇異的歐美風情塗抹在這片山水上，實則辜負了腳底下最國際化的文化寶藏。這些美好，是我花費多年時間，一點一滴挖掘出來，越是釐清，也越看見加諸其上的結構重量。在國家與市場的拉扯下，承載童年的故鄉支離破碎，河畔挖起砂石，山上蓋起小木屋。看見不合理的扭曲，我開始嘗試一些行動。

大學的社會學訓練，讓我醉心於公共領域理論，想要從村莊的公共性著手來改變地方。2008年，大學後期，我以社區營造的方式

返鄉，先舉辦鄉土營以及田野調查，發現許多社區的文化寶藏，尤其是土礮；²研究所時期，試著傳承土礮、開辦社區報，並且推動土地復耕。在不同時期，依照不同條件組織青年隊伍。

這段時間恰逢反對「農村再生條例」以及徵地運動的風潮，³苗栗是重災區，特別是大埔事件。2012年，我們甚至集結了苗栗的自救會，舉辦第一場遊行。原以為我們是替農民發聲，回到家鄉後，卻受到極大的衝擊。我們的形象一夕翻轉，我們從單純可愛的學生，變成別有用心的職業學生。我們的公共行動遭受挫敗，有機耕作的土地被地主以長草為理由收回，傳承土礮的手藝被說是偷學技術。我不禁開始思考原因，究竟為什麼我們公領域的行動無法得到認可？後來逐漸明瞭，這是公共性理解的落差。受到現代教育的洗禮，我們認為公共的關鍵在於理性思辨的過程；然而，在傳統農村，公共的關鍵卻是結果，必須人人參與、人人有份。在地方觀念中，我們不可能是公共性的擔綱者，而只是後生晚輩，不具有公共議題的發言權。

² 土礮是稻穀脫殼用之古農具，最早的記載可見於《天工開物》（明，宋應星）。目前臺灣僅存三位土礮師，一位在鹿港、一位在梅山，還有一位在我的故鄉，南庄鄉南富村大南埔。

³ 「農村再生條例」係 2008 年馬英九提出愛臺 12 建設之一，編列 4 千億預算，因其最初版本著重於硬體建設補助，有工程綁樁之嫌，引發廣大爭議，農運團體—臺灣農村陣線因應而生，並且抵抗重大開發事件，2010 大埔事件、2011 國光石化等。

面對在地文化邏輯的困境，我們後來決定採用「社會企業」的作法，依循農村「先私後公」的公共邏輯，盤點既有資源重新出發。無論外在條件如何變化，社會調查是我們一直進行的工作，再經過實際實踐折衝，最後我們摸索出一套屬於臺三線山林地帶的社會企業立基－臺三線的產業與文化，是一體的兩面。

作為山林走廊的臺三線，曾經是臺灣最重要的國際廊道，在這條臺灣的沿山公路上，我們看到產業與文化緊密交織的景象。繁盛的產業累積出驚人的文化厚度。一方面，這些產業都牽涉到山林知識的完整掌握，多元族群的傳統智慧正是開發得以可能的前提；另一方面，產業所帶動之物流、人流的交會，更激生出獨一無二的臺三線文化。由此，我們解開了臺三線文化傳承的公式－文化是產業的前提，而產業是文化的載體。

既然臺三線是19世紀國際貿易的結晶，我們就必須從其根本基底產業，開始翻轉。產業，不只是實用與果腹，更承載了集體記憶與風土民情，是社群文化存續的充要條件。為此，我們發展了一套從產業復甦文化的方法論，分析產業整體存續的條件，拆解纏繞產業的文化，並組合調整新的社會機制。用一句話來說：用社會創新的辦法，重新耕作一座山。

貳、地方社會的變革脈絡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⁴

如果以地方改造的角度來看，這一波社會創新進入農村的風潮，從戰後算起，已經是第三波了。創新在地方社會不可能憑空發生，而是繼承過去的歷史條件。臺灣的豐富物產以及交通樞紐地位，吸引一波波的移民，不同的社群星羅棋布，相異的族群文化依照各自生業體系影響，造就不同的生活方式，型構出漁村、部落、農村、山村等地方社會。

所謂地方社會，意指生活在特定時空的社群。此一社群對於時間與空間有共同的理解：在時間上，社群經歷了共同的歷史軌跡，擁有一套歷史敘事，乃至生命意義的價值體系；在空間上，則根據地理形勢，依照主觀文化想像，在經濟條件制約下，形塑生活中的地景。所謂改造，則是針對目標施以手段，以符合願景。

⁴ 馬克思，〈路易波拿馬的霧月十八〉（來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8/003.htm>）。

一、地方改造的時空軌跡

地方社會的型構本身並非本質性的，而是受到不同時期的國家以及市場力量拉扯而成，清領時期的省籍移民政策，日治時期的原住民移駐政策，都影響了臺灣地方社會的變貌。但大規模針對地方社會改造的政策，則自戰後開始，歷經了現代化時期（1950）、社區營造時期（1994）以及剛剛開始的社會企業時期（2014）。這三個時期代表了國家對於地方不同的改造意圖，施以不同的手段。

（一）現代化時期（1950－）

現代化時期，國家將地方視為落後、愚昧、保守的區域，需要用科學與理性加以歸馴，藉由農會、水利會以及鄉公所等組織，建立人口、產量等資源統計。⁵農會實行稻穀專賣制度，直接控制糧食；水利會管理水圳，控管水資源；鄉公所負責道路基礎設施維護；小學則傳達價值系統，貶抑傳統文化。這些殖民者留下的組織，經過國民政府改造，繼續發揮殖民的效果，在物質上剝削生產者的勞動剩餘，在意識形態上建立貶抑自我文化的認知。

（二）社區營造時期（1994－）

現代化時期，伴隨著都市化以及工業化，地方人口大量外移，公共事務衰退、甚至乏人問津，因應此問題，在臺灣本土化浪潮

⁵ 吳音寧，《江湖在哪裡》（臺北：印刻出版社，2007）

下，文建會於1994年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目的是打造地方公民，重新關注公共議題。其實，「社區」的制度早在1960年代就已經建立，受聯合國衛生政策影響，國民政府由上而下，在每一個行政村里設立「社區」組織，作為承接資源的人民團體。⁶地方社會的權力運作，受到政治制度影響，出現村里長與社區理事長之間的扞格。

總體而言，在主觀上，社區營造導致地方社會觀念的位移。在過去，社群用傳統的文化群體自我看待，彼此共享神聖的、不可移轉的權利義務。然而，社區營造的政策，透過一次次的社造活動，讓社群成員締結新的社會契約，成為社區居民，社會關係轉向地緣開放。社會生活成為可經營、可計畫的創造性活動，跨族群的集體行動成為可能。

而在客觀上，在臺灣的歷史進程中，社區營造是本土化浪潮的重要環節。對內，重新形塑居民對故鄉的認同；對外則生產出地方性，作為臺灣國族主義的根基，⁷也為日後一鄉一特色的休閒經濟奠下基礎。

⁶ Lu, Hsin-yi, "The politics of locality : making a nation of communities in Taiwan" (London : Routledge, 2002)

⁷ 同上

（三）社會企業時期（2014—）

社造盛行之後，成為政府大宗補助對象，但往往淪為既有節慶補助，或殘補式社會福利。公民依據志願結社，因公而行的理念型社區並不常見。⁸近年來政府財源困窘，無力支持需要補助的社區營造，資源逐漸轉向能夠自主營運的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的普遍定義是，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組織，或是在章程中明定盈餘比例必須作為社會公益使用。2014年，是行政院宣佈的社會企業元年，社會企業成為政府的新法寶，希冀用自主營運的模式解決社會問題。⁹而在如今的社會企業中，農業議題竟然成為主流。這一方面顯示了，社會企業被看好能處理農村議題，另一方面，也代表新一波改造力量進入到地方社會。¹⁰

二、地方改造的生成分析

地方社會的本質環繞著三個基本性質展開：生產、交換以及儀式。首先來討論生產，地方社會的經濟基礎依賴土地而生，是直接與自然環境連結的生業方式；再來是交換，地方社會的運作建立在多層次的交換上，小至農作物的交換（我家的地瓜換你家的豬

⁸ 楊弘任，《社區如何動起來》（臺北：群學出版社，2014）

⁹ 〈社企元年，政府將出手挺社會企業〉，（聯合報 2014/09/14）

¹⁰ 〈當農業成為社會企業的主流〉，（農訊雜誌 2013/12）

肉)、勞動力的交換(插秧、割稻彼此協助)乃至親屬的交換(彼此嫁娶)。這些交換不是機械性的,更帶有文化的美感,進香、繞境,是村與更高群體層級的交換;換言之,儀式,展現了地方文化的風格美學。¹¹

四十年前,臺灣的地方社會散布在每一個角落,直到都市化以及工業化的吸扯,目前七成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地方社會成為臺灣社會的殘餘部份。這個歷程統稱為「現代性」的擴張,資本主義夾帶著世俗化與市場化的力量席捲臺灣。社會企業在地方社會萌芽,並不是突變,而是鑲嵌在地方社會與臺灣整體社會的轉型之中。

面對現代性的鉅變,美國印度裔人類學家Appadurai(1996)認為,地方社會必須製造出地方性(locality)因應。Appadurai不認為地方性會被現代性所征服,因為地方性涉及複雜的社會技術,特別是儀式,重新將空間與時間社群化,涉及了對社會的想像。¹²而社會想像是人們想像其社會存在的方式,這樣的理解既是事實性的,也是規範性的。因此,不存在單一模式的現代性,而是多重地方的現代性。¹³因此,臺灣社會的轉型,實則伴隨著社會想像的多重典範轉移,尤其是血脈相連的生命共同體被原子化的個人觀點所

¹¹ 林秀幸,〈界線、認同和忠實性:進香,一個客家地方社群理解和認知他者的社會過程〉,《台灣人類學刊》5卷1期(2007:109-153)

¹² Appadurai, Arjun, 《消失的現代性》(臺北:群學出版社,2009)

¹³ Taylor, Charles, 《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臺北:商周出版社,2008)

取代。

新自由主義已經席捲臺灣的地方社會，其對應的更是多重地方的後現代性。在當代的地方社會，我們常見的奇觀地景，歐風別墅、珍奇博覽等，種種去脈絡化的異國風味或是被發明的傳統，都可以視為新時代降臨地方社會的指標。後現代性指涉的混同現象，背後伴隨著後工業化、後全球化等機制，人員、物品以及金錢不斷高度流動。在此條件下，個人可以依賴市場經濟取得所有財貨與服務，強調個人感受的心智結構得到前所未有的滋養，卻也面臨意義感匱乏的副作用。

人是群居的動物，身而為人，還有社會性跟文化性的需求，集體生活不只是個人加總而已，更需要價值體系的支撐。然而，價值與意義是給定的，只存在於社群與文化之中，個人身上只有個性而已，在當代臺灣，文化與意義只能往地方社會去找尋。在這裡，臺灣社會的歷史軌跡航向新的位置，新自由主義浪潮與本土化伏流的結合，製造了對地方社會重新想像的基礎。

這解釋了為何四、五年內突然流行小旅行以及文創商品，年輕的創業者又為何總是選擇開設咖啡店、獨立書店、青年旅社以及務農，除了投入資金少、回收快之外，更涉及文化意義的生產。因為，當代的市場只提供快速消費的商品；真正與土地相連，讓人安身立命的文化土壤，都在地方。而地方社會，仍在崩解之中，根據 Appadurai 的說法，我們必須以地方性因應之。更具體來說，我們要尋找生產地方性的機制，加以補強、加固，讓有助於在地文化意

義生產的的地方社會想像可以蔓延覆蓋。

三、社會創新的實做

就臺灣地方社會轉型的進程而言，社區營造引發了觀念的轉向，但只有意識型態的改變並不足夠，還需要物質條件的配合，此時，社會企業進場了。就定義而言，利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也被稱為社會創新，故重點容易放在創意上。然而，農村面臨的是結構性問題，只有創意不足以解決複雜成因。簡言之，結構性問題，必須回到結構性解決。社會創新在農村的推動，是繼承了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運動，需要對地方有足夠的了解，才能有效進入，加以組織與轉化，規劃出可行的社會行動方案。可惜的是，某種程度上，我們已經與傳統地方社會脫鉤，所以，需要一套再認識地方的知識工具。歷經八年的社區營造以及田野調查，奠基於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在地經驗，我們開發出一套設備，協助青年下潛地方社會。地方社會有爭奇鬥艷的珊瑚礁，也有幽幽黑暗的大海溝。我們要做的事情是直視真實，逼近到耳息可聞的程度。

這一套方法，從處理歷史文獻開始，了解臺三線產業的始末，理解各式力量如何交織，產業條件又如何繼承、轉換或衰退，從中尋找歷史遺留的可能性。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建立解釋地域社會的架構，然後實際走入地方進行訪談與觀察，以了解當代的社會真實。透過實地訪調，我們可以觀察當代的地方產業，從歷史中繼承

與採借了什麼條件，而眼下的社會條件支撐了哪些部份、扭曲了哪些部份。唯有透過親身參與，我們才能捕捉到當代的文化意識如何透過產業傳承，小農又需要怎麼樣的條件支持。經由歷史文獻、深度訪談以及參與觀察的步驟後，我們就能深刻了解地方產業，在歷史縱深、社會條件以及文化邏輯上都能掌握，拆解纏繞其上的機制與力量。再透過社會設計的思考流程：Empathy（同理心）→ Define（需求定義）→ Ideate（創意動腦）→ Prototype（製作原型）→ Test（實際測試），我們將能提出有效矯正、修補社會條件的方案。

我們在此提出，立基於歷史並突破現實的方法論觀點。地方性不只是單獨的經濟現象，更是一整組的社群文化叢結，受社會條件制約，由在地網絡支持。我們必須回到歷史中，拆解纏繞其上的種種機制和力量，加以解析和追索每一種路徑的曲折。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試圖在當代重組地方性可能的條件。我們不再以現實為答案，而是立基於歷史，構想新的可能。在此觀點下，我們開展地方社會創新的架構，並且確立行動原則。

第一條原則，是以產業作為社會再造的起點。臺三線始終是一片山林的世界，也一直是世界的山林，彷彿血管一般，遞送世界經濟的脈搏。臺三線的歷史起點就是國際貿易，我們沿線所見怡人的田園風光、純樸的客家三合院，其實都是19世紀貿易體系的結晶；多元的在地產業，是架構在多重經濟體系下的產物。從後全球化下談地方再造，在臺三線的歷史經驗中，從地方產業出發，會是再造

地方主體性的最佳起點。

第二條原則，是以正義作為地方創新的原則。在地方推動方案，容易陷入兩難局面，難以評判方案是否值得推動，或是否會傷害到地方。我們認為，一個方案是否值得推動，得先問是否符合正義。美國政治哲學家John Rawls提出，一件事情是否正義，必須要符合兩個標準：1.是不是對所有人都開放；2.是不是對最弱勢的人有利。¹⁴回到社群來說，也必須符合生產、交換以及儀式的特質，不能產生扞格。這是推動社會創新方案的基本倫理。¹⁵

根據歷史與原則，接下來實際說明我們在地方進行的社會創新。

¹⁴ Rawls, John, *The Theory of Justice*. (Mass.:Belknap Press, 1999)

¹⁵ 以南庄的桂花為例來檢驗。南庄並不生產桂花，各商家之間高度競爭無法交換，也無助於儀式，甚至壓縮了客語言說的空間，因此並非一個好的方案。而且，觀光老街多由外地人經營，客家耆老許多不會說國語，也沒有體力做生意，只能出租攤位；而住家不在老街的小農，連地租都賺不到，反而要承受噪音、塞車等外部成本。所以，桂花在南庄，其實並不是一個適合的提案。以上述原則為綱要，我們可以自行建立一些指標來衡量方案。以旅行來說，是否每一個環節都有具體的文化指涉，同時回饋到以家庭為單位的地方社會；以產品來說，意象的滲透性是否足夠？能提振的地方產業環節程度到多少？這些都是從地方作為總體觀點，所出發考量的指標，因為把握了地方社會的原則，我們所推動的方案也會涓滴其中，一點一滴修補地方社會。

參、社會創新在地方

耕種一座山，具體而言，就是重新打造在地的產業鏈。山林地帶的產業，不外乎種茶、造紙、築陂、燒炭、煉腦等，看來或許稀鬆平常，但卻都是地方社群與自然環境的黏著劑，正是我們客家人俗諺說「耕山耕田」中的耕山技藝。維繫產業，也就維繫人與自然的關係；復耕山林，才是積極傳承客家文化的機制，也是打造在地社企的核心精神，所以，我們也將這個屬於臺三線的社企，命名為「耕山農創」。

耕山農創的運作機制分為三個部份，發展出住宿、旅遊以及農創為核心的架構，循序漸進，建立永續發展的在地生態系統。住宿方面，提供充分休憩的空間，讓各國旅人可以充裕品味臺三線之美；旅遊方面，規劃野外體驗、產地旅行以及慶典旅行，深入了解生態文化特色；農創方面，發揚地方特色農產，構思創新產品。我們將從產業鏈的末端往源頭追溯，從第四級服務到第一級生產的產業，完整建構在地的經濟循環，並且不斷來回深化，如此一來，我們就能擴大產業規模，創造青年返鄉以及產業永續的整體條件。未來成熟之後，再向外複製推廣一套山村振興的社會企業模式。

在價值與價格高度掛勾的時代，我們只需要按部就班，充分論述在地的價值，從第四、三級的青年旅社，第二級的農創店，到第一級的山林學寮，將每一級的產業依序種回來，文化的生機就會爬回山頭。而這一套機制，就是重新打造在地產業鏈，縫合地方社群

與自然環境，讓山林文化的指涉能再次交互映照。臺三線的山林文化就好比秧苗，而產業就是秧床，只要我們注入經濟活水，加以關愛照顧，自然就有喜悅豐收的時刻。

一、老寮 Hostel：空間駐紮與深度體驗

客家人是耕山的族群，我們懂得山林和平共處。過去沒聽過什麼土石流，我們實在地耕種一座山。因為上山工作需要一段時間，每一個產業都會設立寮仔，所以過去山上林立著腦寮、板寮、礮寮、紙寮……為了紀念臺三線的風華，推動在地深度旅行，於是我們成立了苗栗第一個青年旅社—老寮Hostel。

（一）空間駐紮

每一座客庄都是背後山林的入口，而我們的定位就是客庄的入口，如此一層一層，老寮Hostel將能夠把在地的山林重新打開來，迎接世界的旅人。我們的營運地點選址在南江村。從熱鬧的南庄老街出發，只消行經一條吊橋，就可以抵達一個恬靜的老街區。得力於社區營造的規劃，老街區擁有一致的紅磚立面景觀，並沿河畔環繞木棧道，景色相當怡人。這個場域十分適合作為南庄的慢活區，釋放鄰近地區累積已久的人文能量。老寮提供一張眠床，讓旅客可以在山的臂彎沉沉睡去。

我們目前以提供床位給背包客為主，區隔於民宿套房，突顯深度探索的優勢。清早，沐著水色，跟河邊洗衣的阿婆打招呼，選擇一下要上部落、進客庄、訪老廟還是走古道，半小時之內都可以抵達；或者一整天就著山光發呆，看著懶貓在屋簷打滾。優美而多元是南庄乃至臺三線最大的優勢。提供住宿空間把人留下，也就留下更多時間讓山林浸潤。這不僅是目前主要的收益來源，更讓多元國際視野與善念在此多重會遇，迸發更多可能性。

老寮的空間重視文化象徵的傳達，從入口大廳開始，我們就積極傳遞老寮作為山林入口的意象，使用碳寮、腦寮以及紙寮等在地產業當作房名，介紹其由來，希望旅人可以融入山林的歷史情境。我們將每一次的活動當作視為敲開山林的入門磚。

（二）打工換宿

自2014年創辦老寮開始，我們就推動打工換宿，一來可以彌補初期人力的不足，二來可以增加曝光的機會，地方更是得到年輕人創意以及勞動力的挹注，而年輕人也得到深入體驗地方文化的機會，創造三贏局面。這項活動相當成功，甚至獲得中國時報全國版的全版報導。¹⁶

一般換宿分為兩種：一是一般換宿，至少為期兩週，用勞動力

¹⁶ 〈打工換宿，揪都青進鄉玩〉，〈中國時報 2014/08/04〉

換取住宿；二是專長換宿，用特別專長協助我們社造或行銷。除此之外，受惠於過去協助農民運動所建立的社會網絡，我們更發展出在地換宿網絡。不只是南庄，換宿夥伴更可以認識臺三線周遭有理念的小農或藝術家，實際貼近地方生活。許多換宿夥伴都認為體驗到了彌足珍貴的經驗。甚至有夥伴經歷換宿之後，決定轉換跑道，從科技業轉投入農村的社會創新。至今為止，已經有38人次的換宿，共投入3182個工時。

（三）在地體驗

後全球化的時代，旅遊經濟走向深化、分散，隨著廉價航空的普及，背包經濟將是下一波的潮流，經過八年的累積與調查，我們已經做好準備。老寮是山林的入口，我們提供了進入山林，深入體驗在地的多種途徑，計有山野旅行、慶典旅行以及產地旅行。

1. 山野旅行：臺三線的自然山野餵養了我們的先人，豐饒與富足的土地，不僅餵飽肚腹，也滋養心靈。而這一片好山好水，相當適合戶外壯遊；加以過去產業發達，古道眾多，留下許多人文遺跡，是探索人文與自然結合的最佳去處。結合在地客家故事，我們已經穩定開發「加里山小百岳」、「野溪追溯」以及「山神領軍古道探索」等活動，是唯一提供戶外行程的地方業者。
2. 慶典旅行：臺三線、中港溪一帶的社群多有自身傳統慶典，

劃分成不同時空與人群，展現出不同的社群性質。這些大小慶典決定了社群的作息，在神聖時刻進行理想世界的展演，重新定義社群的歸屬。臺三線這一片山林，滋養著不同的族群，並迴響著神聖與世俗時刻不同的節奏，錯落之間，展現多元族群的文化之美。以冬季來說，屬於感恩的季節，客家人有收冬戲、賽夏族有矮靈祭、泰雅族則是祖靈祭，對祖靈以及神靈表示感謝。這些豐富的文化符碼，是我們最好的寶藏與歸屬。

3. 產地旅行：臺三線多元族群與生態交織，產業與文化竟是一體的兩面。每項農產背後，都有其生態、歷史、情感以及文化的價值，我們需要將其彰顯出來，並反應在價格上，一方面建立地方的主體性，另一方面也注入經濟活水。推動產地旅行，讓旅人直接走入土地，了解作物在地方社會的脈絡與意義，用英文諺語來說，就是「We Are What We Eat」。如此一來，我們也推動了食農教育，讓旅人與農夫共享喜悲，領略豐收的喜悅與天災的擔憂。

二、「VALAI」農創店：在地餐飲與農創精品

近年來，文創蔚為主流，但我們認為在農村，更應該要強調以農為本的創意，是為「農創」。臺三線山林地帶，在地生態與文化多元，又與產業互生，絕對是孕育農創的最佳土壤，只是需要一個

好的空間，慢慢訴說在地的故事，讓來自世界的讚嘆之聲，在臺三線此起彼落。

在臺三線，讚嘆的用詞是「valai」，典出原住民，卻常被客家人使用，我們認為用來做農創店的稱呼，再恰當不過，能夠反應出在地多元族群文化的特色。老寮提供住宿休憩以及旅遊諮詢，屬於第三級的服務以及第四級的體驗，已經開始獲利，我們更打算往前推進，跨足到產業鏈的第二級。臺三線擁有許多秀異的農產品，品質優良，只是缺乏包裝與推廣。如果能加以扣連整合，留在農村的利潤就越豐富，開啟青年返鄉更寬廣的空間。旅人在老寮駐紮之後，「VALAI農創」將提供有關山林的五感精緻體驗，讓旅人被完整包覆，體驗多層次的文化饗宴，進而更願意久居老寮。老寮與「VALAI農創」之間可以充當彼此的槓桿，發揮相互拉抬的效果。

（一）五感體驗

目前我們已經在籌備的階段，並成立了「Valai食驗基地」，積極物色可以合作的小農以及農產品。「VALAI農創」將提供有關山林的五感精緻體驗，讓旅人被完整包覆，體驗多層次的文化饗宴。我們不只是一個在地的通路而已，而是積極地介入生產與加工環節，協同在地不同的夥伴與資源，將文化與農產品共纏在一起，創造屬於臺三線的農產品。我們希望農創店扮演迴旋門的角色，轉換之間，讓原本景色因文化厚度而立體明亮起來。

表 1 五感體驗執行項目

五感	店內展示／販售	搭配活動（其他計畫項目）
嗅覺	在地農創品 如：野薑花純露	農食工作坊
味覺	在地農產下午茶 如：酸柑茶搭配客家棗粿（麻糬）	紮根市集、農時工作坊
聽覺	在地歌手專輯 如：陳永洵《細人》專輯	紮根市集之山水音樂會
視覺	展覽 如：產業史展	產業史展、農產策展、山林種子櫃
觸覺	在地工藝品銷售 如：泰雅族的植物染織品	紮根市集、四時農產小旅行

（二）產業歷史常駐展

常駐展將提供對南庄以及臺三線最基本的理解。嵌入世界貿易體系的產業史，一直是貫穿臺三線的基調；而日阿拐率領的南庄事件，則是山林交響曲中最激越的部份，成為南庄的濫觴；南庄最繁華的時期，則是日治末期開始的煤礦開採。因此常駐展將設置在日治時期因為樟腦林開發而設置的大同路林務局宿舍，讓空間與歷史得以充分地相互示現並交融。我們團隊會與在地的文化產業復耕協

會合作，以紮實的文化調查能力作為後盾，將在地的材料做最吸引人的呈現。

表 2 策展內容

展示主題	展示概念	展示內容
南庄事件	1902 之南庄事件係南庄納入國家版圖之濫觴，具備客家血統的賽夏領袖日阿拐，聯合泰雅、客家抗日，突顯了南庄多元族群的區域特色，並且刻劃國家整編地方的痕跡	南庄事件史料 日阿拐家族史料
林業史	南庄因樟腦而開發，南庄事件係因日本「番林國有」之殖民政策而起。檜木、牛樟等珍貴木材，提昇鄉民之生活水準，但也帶來環境破壞。如今轉向造林與種苗業。	老照片 林業用具 耆老訪談稿
礦業史	日治末期在南庄發現優質煤礦，開啟南庄輝煌的黑金歲月，在高薪利誘下，吸引許多外地人連同南庄人進入礦坑，生死難料也造就南庄的娛樂繁華，直到 70 年代煤礦枯竭才曲終人散。	老照片 礦業用具 耆老訪談稿

(三) 在地農創市集

山風市集是一個農創市集，組織聚集南庄的小農以及在地創作者，讓大家一起來認識在地滋味。山風是山嵐兩個字的拆體，取自山嵐的意象是因為南庄的群山雨後時常有山嵐，白帶環腰更顯山林

壯美。這恰恰是我們的定位—聚焦、吸睛在地的美感。相較於南庄老街由外地人經營，無法彰顯南庄在地特色的產品，我們預計將山風市集產品的腹地拉至臺三線，搜羅這附近有理念的生產者所製造的產品。活動預計在林務局宿舍群附近的空地舉行。市集的目的除了重新連結消費者與生產者之外，更是期待透過這樣的聚集，能把自己再度地種回山裡、土裡，修復我們與土地因為過度發展而斷裂的關係。

表 3 邀請攤商

類別	地區	店家	產品
食	南庄	老家米食	客家米食
食	南庄	芳山農吧	在地農產調酒
食	峨眉	無負擔農場	有機鴨蛋糕
食	頭份	水流東社區發展協會	東方美人茶
食	橫山	大山北月	臺三線在地餐飲
手工藝	大湖	水妹工坊	手工紙
手工藝	南庄	石壁染織工坊	植物染織品

(四) 藝文公民講座

我們預計邀請在地文化知識份子分享他們眼中不同面向的南

庄，呈現南庄在地景、歷史以及文化上的多樣性，並邀請在地的居民來共構對地方的理解，以此作為凝聚社區的一種行動。

表 4 在地文化工作者

區域	創作者	身份	代表作品
頭份	張典婉	散文家	太平輪 1949
頭份	彭心樑	小說家	候鳥來的季節、嬰兒廢棄物
頭份	高翊峰	小說家	肉身蛾、幻倉
頭份	黃連煜	音樂工作者	十二月古人
三灣	溫伊嫦(米莎)	客語創作歌手	个條河壩
南庄	賴阿勝	出版家	自由主義思想系列
南庄	邱一帆	詩人	有影、山肚個暗夜
峨嵋	陳永洵(阿淘哥)	客語創作歌手	水路、頭擺的事情
獅潭	甘耀明	小說家	神秘列車、殺鬼
大湖	李喬	小說家	寒夜三部曲、幽情三部曲

三、山林學寮：教育訓練與農產加工

產業是文化最好的載體。要保存山林文化，非復興農村不可。因為農村是山林文化的母體，失去了農村，地方的傳說與諺語將無

所憑借。而產業就是農村的根基，我們返鄉，正是要尋找青年可的利基所在，並在實際參與中，點滴沾染土地的氣息，重新學會祖先的生活方式。唯有重建產業，才能找到社群與所屬環境之間失落的環節，重新復甦我們的文化。因此，一級、二級產業一直是我們努力的目標，預計籌設一個地方的生產與加工中心，畢竟農產與手工藝都是地方文化的結晶。

臺三線的歷史行至今日，機會恰好來敲門。南庄鄰近的三灣鄉正在廢校，活化後的國小，將是最好的農村新基地。位於新竹與苗栗交界的三灣鄉，由於人口不斷流失，在2014年除了東山國小、永和國小。大河國小已經報備拆除，大坪國小預計2016年九月廢校。大河國小位於臺三線上，大坪國小位於挑碳古道上，深具歷史文化的意涵。

三灣鄉位於中港溪流域中游，所轄大河村與大坪村，是臺三線拓墾的重要轉折處。滿清末年，內山貨殖家黃南球因南庄拓墾不順，轉而經大河底往獅潭發展，係苗栗市區開發之濫觴，其墓園就在大坪村往大河村路上；二次大戰後，大河村成為白色恐怖重災區，見證了大時代的無奈。凡此種種，都說明了大河底在中港溪流域以及臺三線的重要地位。大河國小與大坪國小，是歷史最佳的見證場所。

許多國外經驗證明，舊校舍如果加以活化利用，反而有機會帶

動地方的再生。¹⁷臺三線的文化底蘊深厚，由山林所孕育，是一所最佳的學校。我們將從推動一系列活動課程，將學校當作客庄的入口與山林的入口。認識山林與地方社會，會是最好的山區社會企業模式。

（一）空間活化

活化，是用新的想像補足舊的功能。這些空間都是歷史的遺緒，留有過去的痕跡，進駐時我們便會進行研究，使空間使用能夠契合於在地，發揮應有的功能。我們會先進行產業調查，了解地方產業存續的條件，一方面捲動社區參與，另一方面也媒合資源投入。活化國小，使其成為學生田野工作的駐點以及實習課程的場所，就蓄積深度旅遊、生態導覽、食農教育、農創加值等新興產業的可能性，而在此過程中，我們同時進行了社會創新，讓最懂地方知識的在地耆老成為翻轉關鍵，讓在地產業成為更具「生態性」和「社群性」的生根產業。因此也是運用既有的機制，避免盲目開發和蚊子館舍的問題。

（二）農產加工

農產加工是產業鍊中最困難的最後一哩路。散布在臺三線的眾多小農，是在地文化最關鍵的傳承者，這些地方工藝都是祖先開墾

¹⁷ 教育部，〈校園空間活化再生資源網〉（來源：<http://revival.moe.edu.tw/ExampleList.asp?view=1>）。

山林的智慧結晶。工法保存本身，就是在傳承文化，延續人與山林環境的關係。傳統臺三線具備了烘烤、研磨、提煉、窯燒和熬煮等，多項加工產業，都是地方的瑰寶。而這些工法隨著時代不同，可以有新興的應用。香茅正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延續煉製樟腦的技術，在日本時代從印尼取得植株，成為客家產業之一。而當代是一個混同的時代，老的手工藝在當代可以得到新的生命，例如手工紙是臺三線過去常見的手工業，將榨取桂竹纖維做紙，過去做粗紙使用，不敵中國的競爭，但如今是卻是最好的文創材料。臺三線分佈許多優秀的小農，農產品優良，如果能進一步加工，將可以延長保存，增加銷量，創造更多的利潤。我們希望能夠用分享經濟的概念來運作農產加工中心，購買具有臺三線產業史淵源，能多功能應用的設備，協助農產加工，降低小農負擔。

表 5 臺三線加工產業

地方工法	烘烤	研磨	榨取	提煉	窯燒	熬煮
傳統產業	段木香菇	糙米	花生油 苦茶油	樟腦 香茅	木炭 陶器	蔗糖
未來發展	咖啡、 酸柑茶	米麩	手工紙	精露	披薩	果醬

(三) 教育訓練

從田野工作到社會創新，是一整套從調查到實做的完整訓練。田調部份，我們會從文獻調查開始，教導如何蒐集一手以及二手資

料，並建立解釋架構，在地方社會脈絡中解析產業的歷史軌跡；接著，教導如何設計問卷，剝除纏繞在問題對象上的種種力量，並給予全貌觀、建構觀以及網絡觀的解析。在社會創新的部份，我們不主張創意至上論，而強調必須能回到設社會情境中運作。我們會教導一系列修正的指標與辦法，檢視創新方案是否回應時代性、方案整體再現了什麼，以及方案在文化系統中的意義。而在客觀指標上，我們必須檢視，社會觀念是否轉變、社會行為是否改變、社會位置是否翻轉、社會條件是否改善來進行評估。

我們認為經過這一套結合基礎田野調查與新興社會設計的課程，我們將能訓練出後全球化時代底下最具競爭力的人才－兼具全球地方化以及地方全球化的能力，能夠了解臺灣地方社會的產業優勢，並且定位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位置。在後全球化時代，或是說，新自由主義席捲之下，我們面臨產業經濟以及文化意義的雙重淘空，而地方社會呈現的人文溫度與彈性生產的能力，恰恰是此新興時代的優勢。這些課程可以依照對象彈性調整，再搭配環境優美的大坪國小，就是最佳的員工訓練與親子共學場地。

四、在地公共參與

我們的初衷是在地文化保存，恢復地方產業鏈是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則是在地公共生活的營造。老寮彷彿磁鐵一般，吸引四面八方關注草根民主與地方文化的有心人士。鄰近地區的歌手、作家

與藝術家常來與我們一同聚會共食，討論地方藝文發展的方向；選舉過後，因為不買票而落選的年輕人也常來老寮，一起守衛家鄉，商討公共事務。我們對社區開放，許多小孩常常來此玩耍，跟背包客一起玩桌遊；我們甚至收留了流浪狗，協助找到新主人。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經成為在地新興公共領域，並且醞釀許多有趣的事物。

（一）拾誌

我們做了地方獨立刊物。臺三線物產豐饒，但在這個形式重於實質的時代，我們必須重視行銷。我們創辦了「拾誌」，初衷是紀錄與推廣臺三線的文化。拾有兩個意思，一是撿拾，珍惜身邊的事物，十足客家精神；二是拾元，設定價格，有值有價，讓人可以參與支持在地進步媒體。拾誌一次一張，兩週一刊，之後還可以搭配不同主題裝訂。推出半年後，我們登上臺灣官方外文雜誌「光華雜誌」的封面人物。¹⁸

（二）在地藝文

臺三線蓊鬱的山林，孕育了在地多元文化，我們在2015年9月在南庄信仰中心—永昌宮前，策展溪流老照片，展現客庄、部落跟河川之間的生活連結。我們花了相當時間做田野調查，展示人與溪流之間的緊密交織，並且請來耆老說故事。這些豐厚的文化材料，

¹⁸《地方誌·說台灣》（臺北：臺灣光華雜誌，2015年10月）

後來成為我們創作社區劇場《河壩》的素材，由社區居民以及小孩演出，用環境音樂劇的形式，表達我們對河川的感念。《河壩》創下五百人次觀看的佳績，讓遊客在吃喝玩樂之外，能夠欣賞南庄多層次豐富的美感，落幕後，老照片繼續發酵，更引入學校老師參與。目前受南庄國小之邀，正在校內展覽，深化學童對地方的認識。

肆、代結論：地域復振的可能性

針對臺三線的困境，我們提出復耕一座山的作法，重新將地方產業鏈種回來，藉由社會企業「耕山農創」的運作，從第四級體驗的老寮開始，先將整體價值定位，拉出合理的價格空間，再逐步進入第三級服務的農創店，以及第二級加工和第一級生產的山林學寮。如此一來，我們就能螺旋性地拉動整個山林，一層比一層深、一層比一層廣，重新將山林打開，成為在地文化的載體。

這個地方社會創新的圖像，兼具兩個面向：一是地方社會在當代被看做是生態的、文化的以及情感的來源；二是年輕人成為地方性的轉譯媒介。這也是一個新興的社會圖像。在過去的社區營造觀點中，社會問題是地方社會需要修補的傷口，只要付出關心就可以完好如初；可是在社會創新中，地方社會跟社會問題被切開來看待，地方社會本身沒有問題，且社會問題將隨著商業模式運轉而解決。對社會體典範的理解差異，造就了截然不同的議題設定與實做

方式。舉例來說，社區營造會將地方派系視為對手，積極改變居民參與政治、宗教等公共事務的模式。¹⁹社會企業則不然，而是對具文化美感、慈善意義或表演形式的地方社會現象更有興趣，並且探索可以將之持續的商業模式。

兩相對比，社會企業顯得對地方社會參與不深。換言之，返鄉從事社會創新的青年，與其說是地方性的擔綱者，不是說是地方性的轉譯者。轉譯者，定位在界面之所在，在於主流社會與地方社會接引之間，就像是漁塭上的供氧機，不斷翻打水面，將空氣注入水下，也將水花四濺空中。但這樣的淺層擾動，是不足以翻轉的。為此，我們還需要釐清主流社會的當代條件以及地方社會繼承的遺產，才能真正成為地方性的擔綱者，發揮社會創新應有的時代力量。

一、臺三線復甦的時代意義

2014年，被聯合國宣佈為家庭農業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Family Farming），綠色革命的年代正式結束。聯合國認為小農體制才是最適合人類發展的農業制度，適量、多樣、彈性的生產，遠

¹⁹ 吳介民、李丁讚，〈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台灣社會學》9期（2005：119-163）。

比大面積的機械化栽種更有效率，更能提供溫飽。²⁰再者，在新自由主義底下，尋求意義成為顯學，深度旅行與文創商品的需求蔚為流行，地方社會成為新興的資本流動方向。

地方社會相比於都市，更生態、更有文化風味、更有溫暖人情都是事實，但我們要做的事情不只是讓地方社會更容易被消費，而是突顯地方社會的價值。在都市，移動速度最快的是金錢，任何事物都可以透過消費取得，方便的同時，我們也喪失了許多滋味，這是當代地方社會成為許多人渴求對象的原因。人是複雜的存在，需要乾淨的食物，需要文化的刺激，需要被別人在乎—讓人能夠活得完整，正是當代地方社會的意義。

以上的時代條件，正是臺三線客庄產業得以復甦的可能性。傳統上，臺三線是以家庭農場為單位，手工業發達的地帶，樟腦、香茅、漆器等，造就了客庄的繁盛。而客庄產業被現代化壓倒的過程，也突顯出了區域倫理問題，特別是新竹科學園區一帶。以產值為考量，頭前溪和中港溪一帶的用水與青年都往科學園區輸出，淘空在地社會的根基。

但如今，時代的機運重新回到客庄，在後工業時代，手作溫度能創造的質感價值已經大幅超越工業產品。「農業培養工業，工業回饋農業」這句老生常談的話，從來只有落實上半句。正義總是遲

²⁰ "2014 International Year Of Family Farming". Fao.Org, 2016, <http://www.fao.org/family-farming-2014/en/>。

到，兌現下半句的時候已經到來，只是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從歷史中尋找條件，發展兼具地方文化觀與全球體系觀的方案，我們才能貢獻臺三線於時代意義。

二、從歷史而來，突破現實的方法論

臺三線的在地產業，均為國際貿易史的結晶，是架構在多重經濟體系下的產物。我們認為在新自由主義下談地方再造，從世界史視野下看社會構成是最好的出發點，因此，從地方產業出發，會是我們建構地方主體性的最佳起點。由物質文化保存角度處理社群，實已涉及到觀點的轉換，牽引地方知識系譜的轉向。

臺三線的文化底蘊深厚，早期的客家研究集中在搶救與保存上，環繞著「what」的問題開展，從宗族、宗教、性別、地域以及產業著手，描繪地方社會的面貌。多年積累下來，對於臺三線客家社會有了長足的理解，而在新自由主義下的變局，我們該往「how」的方向前進，探求客家如何可能成為新時代的青年養分。

這一套從what到how的系譜軌跡，是新的問題意識轉向，以新的觀點解讀既有地方知識。由文化生產與社群延續的角度出發，產業不只是經濟維生而已，更是梳理社群重構的機制。秉持這一套觀點，我們從歷史出發，釐清產業存續的具體條件，以社會創新手法統整與時代接軌，將扭曲的導正、將喪失的彌補。用一句話說，這是基於歷史突破現實的方法論。從地方社會出發，我們更縫補了

這個時代的多重疏離問題。

在新方法論的引導下，產業的復興，也就是文化聚落的復興。我們要嫻熟地方的文化質感，並對時代性有所掌握，如此才能提昇與轉化在地文化產業。政府已經為提振產業編制了許多政策工具，勞動部的多元就業、農委會的農村再生等，現在以村為單位推動產業仍然有成功的可能，只是需要好的人才，能夠從歷史中尋求條件，並與當代資源整合。

參考書目



- 〈當農業成為社會企業的主流〉，《農訊雜誌》（2013/12）。
- 〈聯合國家庭農業年〉（來源：<http://www.fao.org/family-farming-2014/en/>）。
- 《地方誌·說台灣》（臺北：臺灣光華雜誌，2015）。
- 吳介民、李丁讚，〈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臺灣社會學》9期（2005：119-163）。
- 吳音寧，《江湖在哪裡》（臺北：印刻出版社，2007）。
- 林秀幸，〈界線、認同和忠實性：進香，一個客家地方社群理解和認知他者的社會過程〉，《台灣人類學刊》5卷1期（2007：109-153）。
- 胡家瑜，〈從移動的空間到轉變的地景——對於賽夏社會變動性與穩定性的另類思考〉，《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335）。
- 馬克思，〈路易波拿馬的霧月十八〉（來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8/003.htm>）
- 教育部，〈校園空間活化再生資源網〉（來源：<http://revival.moe.edu.tw/Exam pleList. asp?view=1>）。

陳怡靜，〈打工換宿，揪都青進鄉玩〉，《中國時報》（2014/08/04）。

黃詩凱，〈社企元年，政府將出手挺社會企業〉，《聯合報》（2014/09/14）。

楊弘任，《社區如何動起來》（臺北：群學出版社，2014）。

Appadurai, Arjun，《消失的現代性》（臺北：群學出版社，2009）。

Lu, Hsin-yi., *The politics of locality: making a nation of communities in Taiwan.* (London: Routledge, 2002.)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aylor, Charles，《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臺北：商周出版社，2008）